

今年5月20日,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民间文学类《董永传说》也在其中,得知这个消息后,一位老人激动得老泪纵横。这位老人就是孙巨才,他义务收集、记录董永的故事30余年,这次申遗也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



生在江苏丹阳,对此他产生了很多疑问。1975年他从部队转业,先后在县粮食局、土地局、卫生局、小董乡政府工作,退休后任武陟县文学艺术创作中心副主任。孙巨才真正开始整理董永的故事是在从

也感到很意外:“《董永传说》能被评为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得感谢《焦作日报》。在2004年11月30

“申遗成功了,你是不是就可以不再做这项工作?以后你打算做些什么工作?”记者问道。“申遗不是目的,目的是怎样更好地保护和发扬光大。七仙女是人不是神,她的真名叫张七姐,我要继续研究七仙女的人物原形和她的人生轨迹是什么,其父张老田上山聚义到底在哪个山上,我要让董永的故事更完善。”孙巨才说。

武陟大地给董永和七仙女的传说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原生的自然环境,保留着传说故事中的所有构成要素,具有全面、完整、互为关联的故事情节发展链条,更具有令人信服的历史、地理、人文环境背景,

## 他把董永“留”在了焦作

本报记者 马允安

《董永传说》被确定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后,记者才听说孙巨才老人的一些事迹,得知他并没有从事过相关的职业。带着些许不解与崇敬,日前,记者专门对他进行了采访。

今年57岁的孙巨才家住武陟县小董乡小董村,离董永墓只有100多米远。他是听着董永故事长大的,从小就记得每年农历二月初三(董永的生日)唱大戏,农历十一月初十(皇封日)过孝子节,农历九月九日(董永的祭日)过敬老节。为此,他小时候就对董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56年看到电影上说董永的故事发

部队转业、生活安定后的1975年。因为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把属于焦作的东西挖掘出来,并保护好。

因为这些故事都是民间口头留传的,孙巨才只有采用实地考察、访问老人、查阅相关历史资料,边工作边整理。前后用了30多年的时间,先后访问过500多人,整理成文字材料30多万字。1985年他开始在《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等杂志上先后发表了十几篇文章,以多项证据证明董永故事就发生在焦作,最终把董永“留”在了焦作。

和记者谈起《董永传说》申遗的起因,孙巨才称自己

日发表的《董永墓在焦作》这篇文章。“文章被省群艺馆的有关领导看到后,有关领导到武陟说起了这件事,并指示该县文化局人员着手这项工作,由县文学艺术创作中心主任王小片执笔填写申遗材料。当时孙巨才因颈椎病理刚做过手术,走路很困难,但听到这个消息后他非常兴奋,不顾家人的劝阻全身心地投入这项工作。“当看到国务院关于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民间文学类《董永传说》也在其中时,我的心情就像久婚不育的夫妻生了一个大胖小子一样高兴。”孙巨才激动地告诉记者。

这一切表明董永和张七姐是武陟土生土长的真实历史人物,发生在武陟县的董永和张七姐的传说是原生态的真实人生故事。焦作具有故事发生的原生性,遗址遗存保存的真实性,群众基础的广泛性、民风民俗的延续性,故事以小董乡为中心,分布周围数十里,后来才随着移民传播到了全国各地。这些得到肯定,得益于孙巨才的奔波和劳作,面对这位因疾病步履蹒跚的老人,记者感到他所做的工作异常伟大。

图为孙巨才老人正在向记者展示他整理的资料。本报记者 刘璐 摄



## 现代文学馆 上演传统拜师会

“师父、师母在上,请接受弟子行拜师礼……”日前,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了一场传统的“拜师会”。89岁高龄的齐派书画大师姜师白(图中右前一)正式收李海峰、沈鹏为弟子,并在现场为弟子作品“点睛”。

日前的拜师仪式遵照传统的拜师礼进行。首先,两位弟子向师傅行拜师礼三鞠躬,然后分别致答谢词,接受恩师训话。随后,弟子和老师互赠礼品,并由姜老指点二位弟子艺术创作。弟子李海峰将一幅颇具齐派风格的“群虾图”摆上画案,这幅作品中画有12只青虾,惟有一只虾没有点上眼睛。只见姜老颤巍巍地走到画前,提笔、凝神、运气,稳稳地点下两笔焦墨,顿时群虾栩栩如生,也将拜师仪式推向了高潮。张斌 摄影报道

## 网络扩大 文学的发展空间

□张亚影

网络购物、网络聊天、网络文学……互联网以迅猛的态势正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创作方式。网络是对传统文学的侵蚀还是丰富?这已成为文学界关心的热门话题。

“文学作品在网络上传播,扩大了文学作品的传播范围,提高了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保持并扩大了文学创作的基础队伍。”中国作协副主席金炳华说。这一观点在北京参加第七次作代会的许多作家中间也得到认可。

上海作协副主席、《上海文学》杂志社社长赵丽宏说,网上阅读和发表作品的便捷性,会使很多淡漠文学的人喜欢文学,吸引更多的人进行文学创作。“网络对文学而言是好事,不但增加了传播渠道,而且能推动文学发展。虽然网上的作品良莠不齐,但肯定会出现优秀的作品。”

“网络使很多人不为生存写作,因此创作更为自由、随意。”被称为华人网络作家第一人的少君认为,网络能促进文学的创作和传播,而且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交叉日益增多,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会有许多出版社想要,为扩大影响也有更多的传统文学作品上网。中央直属机关作协代表、报告文学作家徐江善也指出,互联网对年轻人价值取向的形成影响越来越大,用健康有益的网络文学培养年轻人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传统艺术是植根于农耕文化的艺术,关注乡土、农耕,是中国古代诗文绘画的传统,但直接描绘农民形象的绘画作品却相对稀少。近百年来,随着中国社会对农民问题的关注,描绘农民的形象,表现他们感情、精神和命运的美术作品已经构成中国现代美术史的重要篇章。由中国美术馆策划主办的“农民·农民”——藏品暨邀请展于11月1日至26日在中国美术馆展出。这是一个反映中国农民的历史和现实生存状态的画展,由260件作品组成,画种为中国画、油画和版画,大部分参展作品为新作,按主题和时代特征陈列。

改革开放初期最引人注目的农民形象是罗中立的油画《父亲》(1980)。由此引出的一场关于真与假、美与丑问题的讨论。从此以后,有关中国农民的形象表现有了更宽广的空间,有了多种角度和形式,在所谓的“美”与“丑”之间有更大的表现空间,可以是描画农民的艰辛和远不富裕的现状,也可以表现他们安于平凡生活的满足;既可以运用写实的手法和现实主义的视角处理情节性题材,也可以用表现的手法和浪漫的抒写予以夸张和概括。

1978年以后,描绘农村风情的作品多了起来,表现乡土生活的平实和自然,代替了盛行一时的夸张和矫饰。在80年代寻根和乡土风的影响下,描写农村生活的油画作品更强调真实性,画家们也开始了恢复抒情和想象田园生活的传统,作品更具有抒情性和主观象征性。他们描绘的乡村生活的油画以传达着朦胧含蓄的心境,以情感和内涵的精神的多义性感染观众,同时也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想象农民日常生活平凡而富有情趣的一面。

当代农民题材作品的最大变化是艺术家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的增强。画家在农民形象中注入个人对当代农民问题的观察和认识,并尽量寻找相应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念和态度。与20世纪前期艺术家走向边远乡村,速写式的描写农民不同点是,在当代画家的笔下,农民不再是被观看的客体形象,不再只是需要传统文化习惯定义的农民;与20世纪中期的农民形象也不同,那种作为民族、国家和社会变迁中当家做主人的新农民形象,仍然是按照某种政治话语塑造出来的形象,实际上脱离了作为个体生命存在的农民。“他”作为社会标志的象征存在,大大高于“我”作为个体生命的实际存在。

在表现农民和土地、家园的关系方面,一些作品继续保持乐观的象征意义,演绎土地家园和民族的联想。也有不少画家抒发中国文化对乡土的眷恋和对淳朴生活的向往,这些作品在保持中国文化习惯的乡村叙事模式的同时,有向更粗犷和狂放的乡野情绪发展的迹象。在他们的作品里,乡土田园不再只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园,在更大意义上它是人存在着并感受到价值的结实大地和生活本身。在这里,土地和家园再一次被赋予象征性的意义,但已不是政治宣传和动员所需要的话语或企图改造农民的文化话语,更多的是艺术家带着想象和感动的作为个性生命存在,同时也是对农民存在方式的肯定和赞美。

许多作品抓住了农民和当前社会的关系以及农民在当代社会中的位置等敏感问题,有意识地表达了画家对这些复杂问题的观察角度和看法。如表现农民和城市关系,表现民工生活,表现现代化过程中人与环境的紧张关系,而这种紧张在中国更突出地表现在农民与土地、农村与都市化的矛盾之中。画家一方面通过描绘农民在城市的处境,表达了都市化造成的社会失衡,同时也流露出温暖的人情关切。显然这与纯粹从政策层面去演绎和解释农民和城市关系问题有相当差异。差异之一是画家往往站在人和人性的立场,带有个人感情地去解释眼前出现的有关农民的现象与问题。徐虹



# 画不尽的题材——农民